

T691/8211 (R)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7 1940

... 新安縣志 ... 卷之四十一 ...
... 新安縣志 ... 卷之四十一 ...
... 新安縣志 ... 卷之四十一 ...
... 新安縣志 ... 卷之四十一 ...
... 新安縣志 ... 卷之四十一 ...
... 新安縣志 ... 卷之四十一 ...
... 新安縣志 ... 卷之四十一 ...
... 新安縣志 ... 卷之四十一 ...
... 新安縣志 ... 卷之四十一 ...
... 新安縣志 ... 卷之四十一 ...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安鄭玉纂集

裔孫于蕃校梓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 張氏曰按許自隱十一年齊鄭魯之入

至今年大抵困于與鄭爲隣至成十五年遷葉之後

又畏鄭而屢遷定四年方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數

年楚困于吳鄭遂滅之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

存之也高氏曰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于四遷而

楚不能爲之強而鄭游速以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

其君楚則弱矣而鄭亦甚暴焉許男不死于位故名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張氏曰奉

晉命以討鄭之黨惡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家氏曰天王避僭翩之亂不書非諱也蓋閔之甚憂之甚知其終不能以自振于是爲之廢書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以不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人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

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莊
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許氏曰魯國政在
大夫而家臣強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高氏曰夫以
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乃能制之進云則進止
云則止猶僕隸也而莫之戒者方復爲之脅請于霸
國此其無所忌而必爲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
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于幾微故因事以宣
其指原指以見其變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
大夫凌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耳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
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
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
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獻楊楮六十于
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
楊楮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
宋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
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八年趙
鞅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

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若是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張氏曰諸侯惟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書此所以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胡氏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也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于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

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穀梁氏曰城中城三家張也高氏曰成九年城之矣此復城者三家張矣公之所有者中城而已外又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家氏曰家臣內叛蕭牆之患小戢魯君欲收其威柄在于任賢植本布德凝民城非所先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高氏曰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

貳于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家氏曰取鄆以居公本齊景公之善意鄆潰而取之以歸則為利也齊取鄆固非而仲季圍之亦非也為定公者當以善辭告之齊景公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明年國夏伐西鄙自是交兵連歲季仲實為之也大東萊呂氏曰不曰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脫文無疑也而公羊以為譏二名大抵三傳解經皆據文生義不論是非無復闕疑最學者大病不可不詳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陳氏曰此特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諸侯無盟主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許氏曰蓋自是中國無復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瑱許氏曰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劉氏意林曰善為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三百四十二
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亦信乎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軍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高氏曰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

我且報二卿之圍鄆也許氏曰東夏諸侯唯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肩退

春秋圖考 卷之四十一 三百〇七
曰我無勇吾志其日也師退冉猛爲傷足而先其兄
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
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
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 高氏曰
公踰月之閒再出侵齊雖三家者之所爲然乍往乍
來見公之進退不自由矣謝氏曰三月之閒再出侵
齊著其產禍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庚救我公
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

魯于是始尚羔 謝氏曰公再侵齊故齊復來伐陳

氏曰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胡氏曰春秋
大法雖師次于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
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棗林之會不言趙盾
而言晉師瓦之會書晉師而不書士鞅于以見人臣
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于齊以移
其國季孫盡征于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

之義行則不得爾矣家氏曰是役也晉人興師救魯春秋不書救何哉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也魯昭棲遲乾侯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賈是狗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存亡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亦納交于季氏而非為魯國宗社計也春秋是故不與之以救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陀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

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陀援衛侯之手及婉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

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陳氏曰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于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于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師氏曰晉士鞅侵鄭衛而魯亦侵衛是鄭衛不得不自爲謀又且不得不合謀以相救援而備晉魯也曲濮之盟其以此與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

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
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孫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
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
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
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
也爾何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
焉違之徵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
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于門外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

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
處公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
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
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
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
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辯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
入于謹陽關以叛 胡氏曰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
得從祀于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
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寢旣薨七月又不得以時

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于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于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于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于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穀梁氏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于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

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或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是時陽虎以鄆謹陽關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于地者賤貨而貴命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也君之分器藏之于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于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蓄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

葱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羊氏曰得寶玉大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高郵孫氏曰得者對失之辭也寶玉大弓去年爲盜竊去則是魯失之矣于是復得之故曰得爾師氏曰去年盜竊寶玉大弓今此書得寶玉大弓蓋譏不能討賊但得寶玉大弓而已不問其所從來若無故而得之也不得盜而得寶玉大弓禮與刑并失之胡氏曰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王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觀美也先王所寶傳

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秋齊侯伐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

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禱媯杏于衛 家氏曰齊衛伐晉次于五氏書次不書伐不與之以伐也晉德既衰中夏莫與主盟春秋固幸齊桓子孫猶克自振庶幾託以攘夷之事今焉後其所先伐晉次于五氏又伐晉次于垂葭睨晉國之衰而欲掩有其霸業霸業在我而不在晉也是故不書伐而書次非以衛侯不當叛晉即齊而重于絕晉也叛華即夷是之謂叛去晉即齊奚其爲叛晉自平公舉中國伯權而遜之夷楚春秋固已無望乎晉今晉

春秋傳卷之四十一
三百五十五
益不競諸侯各擇所從從齊不猶愈于從楚乎使景
公能修桓公之業攘夷尊周救災恤患惟義是與則
中國所賴春秋方將與之安得譏之惟不能此故皆
次以譏之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謝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爲相與齊
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暨齊平者彼欲平
而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

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隣國講信修睦而二國于此平
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
國哉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于齊侯曰
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
之俘以兵亂之非齊桓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
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
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

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謝氏曰魯自昭公失位魯君不會諸侯久矣孔子之相魯也數月之間平兩國之爭定公出會諸侯安國強君撥亂反正

于是乎在矣惜乎聖人之不久用于魯也高郵孫氏曰魯公之會能使大國爲之詘畏義而反其侵地未有盛于夾谷之會者然孔子書之與異時會盟等爾無異文焉蓋孔子之意以謂治國有道而交隣有義苟治道之不至而奔走盟會以徼幸于言語之間亦不足尚也故夾谷之會爲魯至榮之舉而春秋以例書之猶有譏焉孔子之道如何也胡氏曰仲尼一言威重于三軍亦順于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于理而强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家氏曰七年衛始叛晉爲沙之盟晉士鞅侵鄭遂侵衛衛侯復欲與晉爲盟趙鞅不善撫納乃使賤者盟以辱之衛侯怒遂絕晉而卽齊九年偕齊侯爲五氏之次伐晉夷儀固晉耻也晉不能治齊而圍衛以報忿貽誚于諸侯而叛者自是益衆矣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巳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公羊氏曰齊人曷爲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胡氏曰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

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于一身通古今于一息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而亦何嫌之有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楊子曰孔子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惜乎魯不能終用之家氏曰春秋書歸疆見之書法者前後每不同齊人歸我濟西田也取汶陽田也取邾田自鄆水也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也齊人歸謹及

闡也經凡五見取汶陽取鄆水歸疆也書取不書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是故書歸取濟西歸謹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謹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嗚呼聖人道化所感強暴爲之格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左傳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雖然聖人功用豈止若是而已哉故必有堯舜湯武之君而後能用臯稷伊呂之佐周室旣衰諸侯皆庸夫妄人復脅于強悍不軌之卿族是豈聖人行道之時

而功化因事而見者惟夾谷之會與魯疆之歸耳學者讀春秋至是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非無實用特患乎克拓有所未至耳夫豈申韓鞅斯以刑名法術規制天下強人以必從而爲之治效者哉劉氏意林曰天下之事常服于順而違于逆逆之必歸于敗也猶順之必取于勝也中賢猶足以自持況聖人乎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故必先自勝也而後可以勝人必先自治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不自勝而務勝人不自治而務治人皆逆之類也故齊雖強以其逆而失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強弱也在道而已陳氏曰齊強于天下于是願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卽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郕宰武叔旣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
 爾若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
 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
 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
 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
 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
 于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
 人爲之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
 遷郈氏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
 于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

以此偏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
 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
 觀郈將至駟赤使周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
 犯之門甲以圖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
 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
 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日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
 謀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
 出犯謂駟赤日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
 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胡氏曰郈叔孫氏邑也侯犯
 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

師圍郟則疆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爲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故所惡于上不以使下所惡于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師氏曰向使魯君上知有天子而不敢蔑視周室則三家無復叛魯公向使三家知有國君而不侵侮魯公則其家臣亦何由叛叔孫是所謂以身教者從而出乎爾者未有不反乎爾者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宋樂大心出奔曹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于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口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日盡腫母弟辰日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吾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家氏曰春秋每于一國之事而再三書者深致意焉耳自此兩年間書宋事凡五見而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罪皆累于上此春秋所以責景公也樂大

心宋之舊臣本無大罪樂溷譖焉宋景不察而遽逐之以豎子之讒而逐一大夫罪累上一也公子地有馬公取之以與嬖臣向魍地怒扶魍公怒地奔以嬖臣之故翦其公族罪累上三也公弟辰母弟也爲地請畱而公不許辰怒率仲佗石彊俱奔其意亦欲君之畱之而公復不爲止以嬖臣而奔母弟罪累上三也奔者固皆有罪而宋景所以待其大夫公族母弟者抑亦少恩甚矣君人者人倫風化之所自出也居其厚猶恐其薄居其薄無所往而非薄宋公以嬖臣豎子之故使其母弟公族一朝俱奔考其事過皆在

公是故春秋始終備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至于辰與地之本罪則以下文見之皆以叛書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于鹹盟于沙矣今而三國復共爲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于晉而以兵加衛今而受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而諸侯雖散于晉而不能翕然並合于齊晉雖衰而齊亦卒不能霸無人焉耳若其有人率諸侯獎王室救災恤患爲桓公之所爲是亦桓公而已矣惜哉有其機而無其志也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胡氏曰其弟云者罪累上以嬖魑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于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一
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一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二

新安鄭玉纂集

裔孫于蕃校梓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魑故也 胡氏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爲

亂今不得已而輕于去國猶之可也不得已不已而果于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隣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始叛晉也 家氏曰自文公之霸魯事晉惟其嘗中間雖即楚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

政在多門貨賄纒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于執樂祁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張氏曰墮毀也毀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為季氏叔氏之害故費郟皆墮獨公歛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氏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

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克郊 高氏曰諸侯同叛晉而齊不能一之衛之伐曹亦自適已事而已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家氏曰始城費城邱強族

所以抗其君今墮邱墮費強族所以自去其疾蓋費邱有叛者故二氏以君命而墮之而成之守者猶事孟氏而不替故孟氏猶不受命劉氏意林曰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強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望乎下者事上則奚由順哉譬之伐木不自其根必復滋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源與根無他在已而已矣故師行邦域之中而書之若異國然此孔子所謂不在顛輿而在蕭牆之內之意也

冬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孫氏曰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天下有逆命不服者則天子命諸侯伐之一國之邑有背叛不從則諸侯命其臣伐之故天子無伐其諸侯諸侯無討于其邑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逆命者衆故有王而伐鄭者陪臣擅命而

權在私家諸侯不得爲政故有公而圍成者成魯邑而魯圍之書公曰圍成以見諸侯之失道也 愚按

三都之墮先儒多以爲夫子與聞其事愚獨以爲不然蓋夫子相定公爲夾谷之會以禮服齊齊人憂孔子用于魯王道將復行于天下而齊之所爲無所容于世矣于是歸女樂實欲沮孔子之爲政而孔子遂行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夫子仕魯得時行道不及百日其行事之可見者夾谷一會而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至再而不克此時孔子已不得用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于是始墮三都計孔子

已不在魯矣議者謂傳稱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以爲證愚疑仲尼本仲由字傳寫之誤爾蓋仲由將墮三都故在公側目擊其事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非必仲尼也按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豈爲東周乎詳味夫子是言豈墮邱墮費云乎哉公親圍成云乎哉聖人所爲有大過人者必如夾谷之會齊人自服侵疆自歸何煩二氏之帥師公之親圍乎學者宜深考焉不可拘于傳記之說遂惑之而不辨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 家氏曰齊侯次于五氏次于垂葭傳皆以爲伐晉春秋惟書次而不書伐不與其伐也非謂晉不可伐也晉旣失霸則凡中國諸侯能舉方伯連帥之事者皆可以修明霸業號召天下初不必求之于晉也爲景公者當請命于周而徧告于諸侯之國曰晉比歲多故夏盟無主諸侯強吞弱小併大弗問臣逐君

下陵上弗恤夷狄滅同盟之國視非已責弗救諸夏罔所依憑吾承王命將攘夷遏亂以修方伯連帥之職辭直而義壯孰不我從乃今日會某明日盟某又明日次于某其末也復悉力以救晉大夫之叛者愈行而愈陋欲以圖霸豈不難哉

夏築蛇淵囿

高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志不及國矣且圍成弗克歸而爲此何振之有又况魯國之囿一而已矣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大蒐于比囿

衛公孫彊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者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夏六月上軍司馬藉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胡氏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于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爲亂于范氏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

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胡氏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泄于鄭會于夾谷欽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于晉事或畧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楮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

討于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之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胡氏曰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狗韓魏之

請而使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曰歸易辭也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于書歸則仗義不足錄矣家氏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于爲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爲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氏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人之亂臣者皆有欲爲亂者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爲至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趙鞅專殺荀寅士吉射之與兵其罪不同所以不忌其君則同也鞅挾晉陽之甲將以內向此叛也寅吉射據朝歌外交齊狄以抗

其君亦叛也鞅之交在內故不旋踵而得入寅吉射之交在外故事危而難成春秋于入晉陽入朝歌皆書叛惟其公也知躒韓不信魏曼多黨趙鞅爲之請復惡寅吉射攻而去之各私其私也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之于晉也

薛弒其君比

胡氏曰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于春秋動輒有罪

蓋商鞅之法耳棄灰于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卽人心遠矣 愚按稱國以弒其義有二晉弒其君州蒲歸罪遭弒之君也吳弒其君僚歸罪當國大臣也薛比之弒三傳不載其事莫詳其故不敢妄爲之說要之亦不出此二者之例姑闕以俟知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十三年春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

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
 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
 惡于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
 人愬之曰戍將為亂至是衛侯逐公孫戍與其黨故
 趙盟奔宋戍來奔 家氏曰靈公不君南子不婦比
 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
 戍之所得為非戍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
 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
 之于善今戍也恃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
 君自任事不濟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二大夫之奔所

以著衛亂之所從始胡氏曰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
 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
 著矣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
 貪人之所怨于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家氏
 曰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
 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
 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比而從

之不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連兵滅國
誅楚而罪陳也啖氏曰凡書滅之書以歸及名者既
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整也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
歸死遂自勁也師屬之日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

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而還卒于陘去
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
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
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怨莫如
滋去疾莫如盡昔者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
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
正基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
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

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已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

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胡氏曰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檣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然則夫差之戰復父讐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土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伯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三國之

君同為范中行而會以助不衷可乎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疆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而謀動干戈大義亡矣愚按晉國天下莫強焉且世主夏盟至其衰弱諸侯猶所畏憚也故齊景圖霸睥睨逡巡而不敢進今晉國內亂三卿俱叛使齊景能因其時誅其叛逆以正君臣之分則晉猶且賴之况他國之諸侯乎一舉而霸業成矣顧乃背其君而助其臣舍其順而從其逆此夷狄禽獸之行也豈可以主盟諸侯哉宜其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公羊氏曰賑者何俎實也腥曰賑熟曰膾杜氏曰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泰山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理此謂助祭諸侯焉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賑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豸大

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 劉氏權衡曰蒯瞶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瞶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爲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瞶聞野人之歌其心慚焉則

朝而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于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而內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耻召宋朝固亦不難于逐蒯瞶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瞶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瞶負殺南子之名而又走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瞶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瞶欲弑其母不能爲辨明以致其出奔

豈非靈公之罪乎張氏曰劉氏之說發明蒯賁不敢殺其母當合劉質夫解觀之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故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愚按蒯賁無弑母之事二劉辨之詳矣或者猶有疑于戲陽速之言謂此爲當時明證殊不知讒諂面諛之人苟欲阿附其上則亦何所不至速聞夫人之啼知其欲歸罪于太子卽爲同謀之說迎合夫人之意誣太子以證其事之爲實此姦人儉險之所爲世常有之而人不之覺也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正謂其誣已也此等之言何足信

哉家氏曰自入春秋衛國再亂始以宣公納伋妻終以靈公溺南氏綱淪法斃內憂外患相乘而起以是知一身一家一國理亂脈絡相爲流通聖賢六經所以垂戒殆非虛語春秋先書二大夫之奔至是遂書太子逐衛亂已成而靈公獨不悟其後子據國而拒其父臣稱兵以伐其君大亂幾亡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之者必書公公觀

魚于棠公狩于郎是也而蒐田見于經皆不曰公于是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足知蒐者公也然而不曰公者政在三桓非公自出也棠魚郎狩遠地則譏而隱桓之時政猶自出無三桓之專故也故皆曰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久矣蒐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也故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爲政而大夫專國之罪也

城莒父及霄

謝氏曰邠與費患其固而墮之莒父及霄患其不固而城之苟惟弗擇忠良而畀之以邑則一二邑雖固適足以爲叛人之資而已杜氏曰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月邾子來朝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家氏曰邾魯不相爲下有自來矣今中國無霸諸侯擅兵魯之強家且將不利于邾故邾子以去年來會爲未成禮復此

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抑亦甚矣而哀二年季氏卒興師夷其國春秋備書之責魯也

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氏曰不言其所食慢也穀梁氏曰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氏曰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旣

以爲有命而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于位也

夏五月辛亥郊

謝氏曰著其失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高氏曰定公立十五年豈不欲政自己出權不外奪乎而卒不能者以其愚蔽故季氏立之爾夫季氏藉祖父之勢僭有民柄一旦制在陽虎僅而脫禍公不能乘其衰微尊任聖賢以自固則公之愚蔽

可知矣是時季孫劓艾禍難勉用孔子而齊人歸其
侵疆則公與季氏豈不知聖賢之可以安國而取榮
耶卒之齊人歸女樂君臣共觀之遂廢朝事而孔子
行蓋公之愚蔽如此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拏謀救宋
也 師氏曰經凡書次譏其緩不及事也然雖有不
及事而尚可為聲援者如次于聶北救邢之類邢獨
倚之危而不亡是以錄其功書救若夫名為救而勢
力危弱不足以為聲援徒勞民動衆以次于無用之

地則今齊衛二侯是也欲救宋也既無救宋之實又
無救宋之聲在宋則不知其援在鄭則不知所畏徒
見其次于渠蔭而已書之者譏其無謂而徒勞也家
氏曰齊桓伐楚次陘當伐而伐當次而次景不足知
此

邾子來奔喪

公羊氏曰奔喪非禮也高郵孫氏曰禮天王崩諸侯
近者奔喪遠者會葬魯諸侯邾滕列國而奔喪會葬
如天王之禮春秋一切書之用見魯之強而邾滕之
弱其失禮僭禮有如此者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

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于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高郵孫氏曰妣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禮妾母不稱夫人不書卒葬而春秋之時稍稍僭之故妾母稱夫人書卒葬同于小君而孔子皆書之以懲其僭是時哀公即位未逾年而其母未敢僭夫人之號故卒不稱夫人而書氏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大東萊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于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 穀梁氏曰葬既有日不為雨

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謝氏曰古者日旦而葬日中而虞日旦而葬敬之至也日中而虞哀之至也高氏曰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甚矣君子之于親不忍一日而離也故葬日虞者所以寧親也乃者難辭乃克葬者所以重孝弟

之情也

辛巳葬定姒

高氏曰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譏不正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未成夫人家氏曰定姒得書卒葬明其為君母也不書夫人小君著其為妾母也春秋于魯之妾母著義甚精雖不削其夫人之號亦未嘗輕與之以夫人之名特傳者求之未精耳

冬城漆

某氏曰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之于叛人而又勞民以城之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二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三

新安鄭玉纂集

裔孫于蕃校梓

哀公

公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二十八年即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胡氏曰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

汝則是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
郢昭王奔隨壞宗廟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
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畧者見蔡宜
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
于不怨故議讐之重輕有至于不與共戴天者今楚
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
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
楚之罪辭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胡氏曰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

不時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
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
不敢專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齊侯衛侯會于乾
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許氏曰伯主奉王命以

正天下而諸侯至于合從以伐之春秋書以著中國
之無伯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謝氏曰邾子來會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伐邾者魯之不道也薛氏曰邾子不自爲國非禮以朝強大而不免於伐實自輕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濼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濼沂之田而受盟謝氏曰以邾微國而三卿帥師伐之以田故也邾人入田以求免難故取濼沂西田書取罪其不

義也書濼東沂西謹邾之分地取濼東猶未足于是又取沂西書及沂西罪其無厭也胡氏曰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孫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高氏曰三卿伐而二卿盟者季氏臨之叔仲軟之是季氏之汰也自謂猶君矣其卑邾亦甚矣家氏曰三家俱出而二氏獨盟見仲孫欲盟而罷兵季氏怙強終期滅邾乃已春秋書之所以誅也七年入邾大夫不欲季氏

違衆以行于斯盟見之矣 愚按必合三說觀之方足以盡三人伐二人盟之義蓋季氏志在滅邾而得其土地二田不足以充其所欲故以田與叔仲已無所取使二氏自與邾盟已但臨之而已季氏所以不與邾盟者一則不屑與之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終欲遂其入邾之志而未肯與之盟也比事以觀斯可見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郚異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世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纁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樸鄉呂氏曰使蒯瞶欲殺夫人則是以子而殺母也以子而殺其母則父子之義絕矣出奔不復乃理之宜及其納于戚聖人不應以衛

世子書之聖人書之以衛世子則是蒯瞶世子之位未絕也蒯瞶世子之位未絕則知其必無欲殺母之事矣按春秋書世子者三鄭世子忽蔡世子有衛世子蒯瞶三者所書一同突雖立而忽之位終未絕也楚雖滅其父而有之位終未絕也輒雖立而蒯瞶之位終未絕也觀聖人所書之旨則蒯瞶之名不可掩陳氏曰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瞶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萬世不可掩矣謝氏曰蒯瞶以親則父也以位則世子也以義則未絕于國也爲衛國計者

使輒先以君命卽位次以父恩遜位輒旣受位而後辭則上不違先君顧屬之命下不傷父子先後之倫衛之大事兩順而不逆矣失此道至使輒以子拒父而趙鞅有納世子之師故蒯瞶納稱世子以責衛之臣子也愚按夫子至此猶書蒯瞶爲世子蒯瞶無弑母之事明矣所謂世子者以其承之于君父而世有其國者也豈有負弑母之罪而可世有其國得弑母之名而可謂之子乎今以論語考之冉有謂夫子爲衛君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子貢謂冉有曰夫子不爲也蓋伯夷叔齊以兄弟

而讓國衛輒蒯聩以父子而爭位夫子既以夷齊爲賢則不爲衛輒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子于蒯聩兩書世子豈卽所謂正名哉夫輒以子拒父故名不正言不順而事不成使輒能用夫子則夫子必使輒退居臣子之位迎其父而立之則名正言順而事成矣以此二節觀之蒯聩未嘗見絕于衛輒乃據衛以絕其父爾向使靈公之死有能明蒯聩之無罪復其位而立之則衛國之事定矣而南子在內終惡蒯聩遂欲立公子郢而郢又讓輒遂致衛國大亂然則無父無君者輒之罪也非蒯聩之罪也是不可不辨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于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逐臣二三子順

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
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
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
三寸不設屬辟素車襍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
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
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
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
乘死于闕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
爲右羅無勇棄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太子
禱曰曾孫蒯躄致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

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躄不
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
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蠶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
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
車趙孟喜曰可矣傳僂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
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
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
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于子姚之幕下獻
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趙孟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弔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三年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襄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襄弘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穆奔臨十二月弦施逆

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郤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高氏曰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晉趙鞅遇鄭于鐵而與之戰故書晉及而不書伐特以兩國之卿自帥師共戰爲文臨江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有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爲志乎此戰

云耳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

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胡

氏曰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

倍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

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

至于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

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于執政其

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穀梁氏曰此衛事也其先

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

高郵孫氏曰欲圍戚者衛也而主兵以齊蓋聖人之

意以蒯賸爲世子而衛輒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圍之

其罪不待誅絕而可見也齊大國又世盟主諸侯不

道父子爭國明大義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以圍其

父推之主兵所以深罪之也高氏曰先儒或以輒之

拒父爲尊祖以齊國夏衛石曼姑之圍戚爲霸討嗚呼起後世亂人倫賊父子之禍者蓋此言也且蒯瞶不過以疑似之迹奔逃于外以待父之察耳父子之恩未絕也輒爲蒯瞶之子豈不知之况人子之事親當致之于無過之地今見蒯瞶出奔在外而遂以其父爲罪人則輒之爲人子已不免乎罪矣况又據國而拒其父乎昔孟子論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知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輒之爲人子能致其親于無過之地

若此可也今反以已之大夫會外大夫帥師以圍其父則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皆自此絕矣夫曼姑以臣圍君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許氏曰觀乎蒯瞶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愚按蒯瞶旣無弑母之事輒固當明其父之無罪迎而立之使蒯瞶而實有弑母之事輒亦只當致國于公子之賢者以身從其父可也豈有據國而拒其父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疋女而不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幙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

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藁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公羊氏曰何以書記災也胡氏曰不言及等也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蓋非禮也劉氏曰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爲不毀三家者出于桓立于僖以是爲悅者也謝氏曰桓宮僖宮當毀不毀而天災及之此天人之際其應甚于影響者也故逆則災生順則福至天人之常理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謝氏曰貪土田以致寇城邊邑以備難故比年凡四城許氏曰所城非近地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高氏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夫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

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氏曰獵公子駟之黨胡氏曰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爲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謝氏曰脅其地盟其君句繹之血未乾而又帥師圍邾魯國之罪也來會來朝來奔喪猶不免伐取鄆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圍小國困于水火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杜氏曰按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

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高郵孫氏曰

春秋弑君有稱國者有稱人者有稱名者未有書盜

者書盜不知其來且何國也其君見弑而不知弑者

之名是以曰盜耳不曰蔡盜而但曰盜焉是明不知

其弑者之名也師氏曰蔡侯爲一國之君而一旦爲

盜所殺則蔡侯所爲固可知矣爲蔡之臣而立乎蔡

之本朝者莫能得盜之主名則臣子之罪可逃于筆

削之間乎國君被殺不曰弑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

然後謂之弑今此旣不知盜爲誰則盜或出于異邦

之人未可必也故不以弑歸之臣子焉泰山孫氏曰

盜者微賤之稱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拒
難陳氏曰弑稱國則凡在官者無人也稱盜則凡在
宮者無人也謝氏曰以國君之尊而盜得殺之朝無
屏衛國無政刑可知也刑人與盜皆人倫所不齒也
朝無屏衛國無政刑則盜與刑人出爲至尊仇敵其
可不戒耶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則辰與聞乎弑矣師氏曰蔡侯被殺之後而公

孫辰出奔其迹良可疑也非斯人弑君則亦必弑君
之黨耳意其國人疑之辰不自安是以出奔而免討
也書辰之族而去其官則辰之不臣亦畧見矣 愚
按春秋書辰奔于蔡侯被殺之下非辰與聞乎弑則
必事有相連者辰執則罪人可得矣今辰出奔而殺
蔡侯者遂不可得其主名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高氏曰天下無霸強得凌弱故宋得以執國君而無
忌也執非其罪所以稱人

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愚按蔡侯之死傳稱公孫翩逐而射之則是臣弑其君矣宜書曰蔡公孫翩弑其君申而經書曰盜殺蔡侯申則殺蔡侯者非公孫翩也又云文之錯殺翩則宜以討賊之辭書曰蔡人殺公孫翩而經不書殺公孫翩則翩非賊也至謂殺翩遂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既以辰姓霍皆為翩之黨而或逐或殺用刑不同何也兼傳謂逐辰而殺姓霍同在一時共連一事而經書辰之奔在殺蔡侯之下與殺蔡侯之事若有相連而書姓霍之殺在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

子之後與殺蔡侯之事若無相涉則是逐與殺各在一時而非為一事也愚謂姓霍之殺自以別事春秋書之特著蔡擅殺大夫之罪耳使因賊黨而誅之安得復存其官而謂之大夫也哉且弑君大惡也討賊大刑也聖人隱大惡之名緩大刑之討釋其首惡不坐而獨歸獄于其黨與吾知其無是事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

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下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羊氏曰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辟伯晉而京師楚也家氏曰諸侯

有罪執而歸于王書執某侯歸于京師霸主不敢專其威福是以歸之于王所以尊京師也戎蠻雖邇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于是自拔歸晉晉人倘畏楚之盛強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謝氏曰不歸于京師而歸于楚是以楚爲邦國主而歸之也晉侯書人貶之也書歸于楚罪其背王室而臣夷狄也胡氏曰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

高氏曰城西之一面以備晉也謝氏曰魯城西郭取卑之道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蘇氏曰亳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謂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高氏曰周自克商之後凡封建諸侯皆使立亳社顏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人君常思慎敬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亦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閔二年傳曰閒於二社爲公室輔杜預謂二社者周社亳社之兩閒朝廷執政

所在也程子曰觀書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爲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爲遷之不若不遷之爲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爲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爲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家氏曰或曰此周之亳社災爲天下記異義亦通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杜氏曰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高氏曰伐宋以求宋也晉侯失霸宋人窺之齊人爭之是以伐而求之得宋則霸可圖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奴之子荼嬖諸大夫

恐其爲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

之何公曰二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

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

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

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

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穀梁氏曰閏月葬齊公不正其閏也家氏曰三年之

喪不計閏月今齊景之喪以閏月書豈當時計閏以

爲喪春秋書以譏之與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三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四

新安鄭玉纂集

裔孫于蕃校梓

六年春城邾瑕

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涑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防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董董自守而已是以譏也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愚按邾瑕公羊以爲邾邑然魯人既無入瑕之事又無取瑕之文忽有城瑕之舉且不帥師徒竟成是役疑只魯

邑而自城之非強城邾邑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高氏曰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趙鞅伐之

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召陳侯不至吳人怨之今伐陳者修先君之怨也聖人惡吳人侵暴中國故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高氏

曰二子從君之亂命廢長立少既又不能全其嗣君而陳乞將立陽生故先出奔師氏曰國君將薨必有受顧命之臣而齊之所任無出二子之右二子既受命立君不終所事畏死奔于他國則齊國之難誰任其責以弭之二子之罪于此不可逃矣許氏曰親臣去則國體輕國體輕則君勢降故必奔高國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家氏曰高國從君于邪又不能以死奉荼名而奔之所以誅也然高國百年之舊族一旦爲疎遠賤臣所傾高國逐而孺子死孺子死而陽生立齊國之命制于陳氏自是三弑其君國隨以亡由辨之不早辨以至此極亡齊者景公乎

叔還會吳于柤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強大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于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

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
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
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
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
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
楚子使問于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禘之
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
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
弗禘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
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
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
祭

齊陽生入于齊

天

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啟亂也胡氏
曰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
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
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爲先君之子
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春
秋端本之書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其誰使之
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啟亂者乎故齊景問于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愚按繫陽生于齊所以明國君與子之法陽生不稱公子所以明人子事親之道使人君而知此則豈有廢長立少以亂其國如齊景公者乎使人子而知此則豈有弑君篡位以陷于逆如陽生者乎此春秋之所以爲教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于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

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嬖殺王甲拘江說囚王

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臣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受冒淳杜氏曰弑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禍由乞始也謝氏曰陽生之入陳乞召之也立陽生遷孺子陳乞之命也由此上下易位而齊君被難于

姦凶之手矣齊國廢立之權皆出于乞故荼之禍以首惡歸陳乞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弑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也高氏曰乞召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爲君則孺子荼安所置哉春秋別嫌明微故誅陳乞非天下之至公孰能與于此家氏曰桓公之入書齊小白入于齊陽生之入亦書齊陽生入于齊然桓公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也陽生

先荼之弑而入既入而後陳乞弑荼荼弑雖在陽生既入之後謀實定于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戕其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此畧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里克則陳乞也然夷吾不與殺而陽生實與于殺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但弑荼立陽生乃陳乞之本謀陽生非陳乞不得入故弑君之罪專在陳乞此春秋書法輕重之權衡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叛晉也 家氏曰是時諸侯無從晉者宋之侵鄭豈爲晉乎宋人連歲有事于曹諸侯無救之者意鄭人與曹爲援宋疾而侵之故是歲冬宋圍曹鄭救之自是宋鄭交兵互取師焉于雍丘于岳是也春秋書宋侵鄭責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愚按衛輒以子拒父于今六年晉人不能明大義聲其罪而伐之曼多乃以衛不服之故掠其境而侵之亦可謂不知務矣晉之失霸不亦宜乎夏公會吳于郕

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郟以吳爲無能爲也謝氏曰六年會吳于柤七年會吳于郟魯之畏甚矣非保國之道也張氏曰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于始而遺患于後日也家氏曰吳徵百牢魯人陳義以爭吳卒不從甘于夷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

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戍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戍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

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穀梁氏曰以者不以者也臨江劉氏曰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蘓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于茅請救于吳明年吳爲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胡氏曰春秋隱君之惡

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凌弱無
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
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
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
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
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
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益來
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
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
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
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旦而求之
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爲政必去之及
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雁獻
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
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說于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
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邢 高氏曰宋之伐曹數

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貶而人之謝氏曰樂髡帥師伐曹向巢帥師伐曹宋人圍曹大國無一爲之援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家氏曰春秋與鄭之能救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愚按宋公滅曹而經書入先儒以爲力能救之而不救故不言滅信爾則救者之罪何責乎曹之過也或又謂滅者亡國之善辭曹亡與虞同故不書滅

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難以例觀也或又謂曹亡春秋之終興滅國繼絕世夫子蓋嘗有此言也于是曹不言滅其意蓋謂夫子至此不忍書滅也義則淡矣而失之巧聖人之心公正平大聖人之言明白洞達未必如是之淡且晦也詳考其義與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同文然其後既殺曹伯又無復曹之事亦不應以內辭書外事也入字疑誤

吳伐我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公山不狃公山不狃

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于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

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

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
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蘇氏曰不言四鄙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胡氏曰
吳爲邾故與師伐魯盟于城下經不書盟諱之也楚
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
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
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弊邑之
幸亦云從也遂盟于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
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
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
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謹及闡

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之士
不能以禮自強偷生惜死至于侵削凌遲而不知恥
者之戒也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
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
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闡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
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
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俘其
君能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家氏曰公羊穀梁

以齊人爲邾故謀伐魯故以地賂之左氏則以爲季康子嘗以女妻陽生陽生旣君齊而女未以歸故齊人來伐今以經旨而觀齊之兵端當從公穀非以女故蓋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魯旣歸邾于取邑之後卽繫之以存邾魯旣歸邾子齊旣歸侵疆春秋與齊以存亡之義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愚按不曰邾子益歸于邾而曰

歸邾子益于邾者蓋言邾子益歸于邾則是邾子能自歸或藉諸侯之力以歸也今日歸邾子益于邾則是魯見諸侯之伐已悔前過而自歸之也聖人與魯之意明矣許人改過遷善之義宏矣此義苟行天下後世有不可爲善者乎家氏曰觀吳伐我而春秋不與之以救邾齊取二邑而春秋繫之以存邾而聖人之意可識矣蓋齊之力自足以制魯何必召吳而與之俱伐存亡國義也召夷兵而伐與國則不得謂之義矣所以卒召外寇而有殞身喪師之悔也

秋七月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蒞盟齊閭丘明來蒞盟
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季姬嬖
故也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
寡人聞命令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高
氏曰公既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謹及闡前書取
逆辭此書歸順辭張氏曰濟西田歸于十年之後故
書我謹及闡歸于取之年故不言我泰山孫氏曰凡
土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取而不歸則

又甚矣謝氏曰我兼邾則齊取我邑我棄邾則齊歸
我邑不守天子分地而輒以兵力爭地爭城王法皆
在所誅者也師氏曰齊欲救邾緩頰修辭開譬利害
使魯悟而自歸之可也乃取魯田以爲脅致若曰不
歸邾子則田不可復得茲則因事肆貪魯既失之齊
亦未爲得也向使魯不歸邾子則謹闡遂不免爲齊
所有是豈救邾之道耶胡氏曰魯以益來則齊人取
謹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未怠也以此見魯君造
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益于邾則
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

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隣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去
逆效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
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
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之故圍
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
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
死以邾張與鄭羅歸 穀梁氏曰取易辭也以師而

易取鄭病矣趙氏曰凡悉俘之曰取其師臨江劉氏
曰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一人
之辭也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
滋起于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
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大東萊呂
氏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不義也猶有
難也此直言取之易之甚也

夏楚人伐陳

陳卽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家氏曰宋旣滅曹又取鄭師于雍丘怙其驕盈親御戎以伐鄭書宋公伐鄭非爵也貶也何以知其爲貶宋滅曹者也鄭救曹者也鄭自救曹以來與宋有隙連歲交兵雖更勝迭負不能存曹人之傾覆而鄭于義爲直春秋與之比事而觀可以見矣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齊甥也故遂奔齊 陳氏曰此吳人討邾奉太子革爲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爲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高氏曰先爲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公會吳伐齊

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至是公會吳子邾子郟子伐齊南鄙師于郟 泰山孫氏曰公會吳伐齊齊中國也吳夷狄也會夷狄伐中國其惡可知也家氏曰甚矣夫差之不仁也齊請兵伐魯爲邾故耳邾子旣得返國齊人辭吳師齊魯無事吳亦得息其民夫豈不善乃以是爲怒移伐魯之兵以伐齊于此知夫差之將亡夫以太伯之後已起而圖霸使之率循于義亦無不可而負才矜力日尋干戈聞伐國則喜而勇往聞止師則怒而移伐是故

春秋惡之書會吳伐齊公與吳皆有貶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愚按經書齊侯陽生卒而傳稱齊人弒悼公以赴于師蓋是時夫差怒齊之止吳師也率四國之師以臨乎齊兵威甚盛齊人方恐懼無以爲解而悼公適斃乃僞赴于師若曰齊君得罪于吳國人已討之矣無辱諸侯之師吳師乃還史因其赴遂以弒書經考其弒乃書卒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之四十四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于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于是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許氏曰助吳亂華伐齊之喪具文以見其罪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謝氏曰公孟彊以世子之禍出奔今以齊力還國書歸明其無大罪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胡氏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 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來

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爲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四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五

新安鄭玉纂集

裔孫于蕃校梓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爲郟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及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

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邠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

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邠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謝氏曰凡諸侯來伐不至國都則書某鄙至國

都則書伐我皆婉其辭以父母國故也 愚按郊之戰論語稱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所謂門者必魯之城門也則齊師逐魯師已至魯之城下矣故云伐我也 是戰也魯得不亡者賴有孔門諸弟子耳許氏曰以魯之微構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禮義正勝則國幾于亡此仲尼之徒也以是知君子居人之國雖曰其道不行猶蒙其福焉

夏陳轅頗出奔晉

初轅頗出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糲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許氏曰春秋書陳轅頗之奔若曰爲人臣而刻下以附上託公而營以私者其亡乎家氏曰聚歛媚上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而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十年冬吳子使來復倣師至是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

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
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
必得志宗子陽與閻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
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
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使問茲多以琴曰吾
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閻丘明陳書東郭書革
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

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鉞曰奉爾君事
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
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
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
國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愚按何休註公羊傳謂魯與伐而不與戰然則魯師
雖在行是日未出戰故經止書及吳戰也家氏曰兩
年之間書公會吳伐齊者再責魯深矣當闔廬之世
春秋嘗進吳書于自夫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春秋
皆以號舉之爲其用兵不戢而夷之也或曰吳伐齊

國書禦之敗而書獲何也曰責國書不能討內賊以
伐魯而召吳師也國書齊之世卿爲中軍元帥國之
存亡係于掌握而坐視陳氏弑君專國而不能討又
從而受命焉其亦可鄙甚矣及乎艾陵歌虞殯具含
玉未戰而魄先褫兵敗于外賊乘于內簡公之弑齊
國之亡自茲以始不責而誰責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
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

之娣寘于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
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文子之將攻大
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
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
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
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家氏曰世叔齊之奔不足
紀也春秋所以書譏在孔文子春秋之義每責備賢
者孔文子衛之賢大夫論語所謂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者也而于世叔有二大過焉旣使之出其妻而妻

之又以其通于初妻之娣奪其妻而逐之復使世叔之娣遺烝于嫂瀆倫亂教至于再三夫子爲是而去衛書齊出奔齊不足多責責在文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于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

又何訪焉弗聽 胡氏曰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

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

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
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
之征達于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
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五月昭夫人孟子卒 公羊氏曰孟子者昭公之夫
人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愚按論語陳
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告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于吳爲
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春秋常法凡書夫人
薨葬必著其氏若著其氏則知其同姓而不可諱矣
此孟子所以不書薨葬而深諱之也然魯事多因諱
而後顯聖人對陳司敗以昭公爲知禮而司敗因言
昭公同姓之爲不知禮春秋書孟子卒而不稱其氏
讀者因知孟子歸昭公之爲同姓觀知禮之對旣足
以見聖人尊君親上忠厚之心觀苟有過人必知之
之語又可以見聖人無欺天下後世之意然則對司
敗之言卽作春秋之旨也凡人所爲一違于道雖以
聖人爲之掩覆回互而終不可諱也越禮亂倫者當

知所以爲戒云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員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神明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吳微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

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于人吳雖無道獨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

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從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一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一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狗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為虛 謝

氏曰宋師伐鄭屯于岳鄭罕達扼其師而陷之書宋

師著其禍之大也鄭師不戒入宋雍丘而宋皇瑗取

之宋師不戒入鄭岳邑而鄭罕達取之用兵寡謀則

有至全師覆沒而不反者可不畏耶高氏曰師出而

不設備者皆棄師之道故春秋著之以為伐國者之

戒家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

也先書宋取鄭師于雍丘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于

岳責鄭也責在取師則兵端有不論也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五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
盟吳晉爭先吳人曰于周室我爲長晉人曰于姬姓
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
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
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天子死
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
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

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
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
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
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將以
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
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
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
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

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公羊氏曰吳何以稱子主會也高氏曰黃池之會不
主晉侯而主吳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吳自柏
舉之戰勢橫中國諸侯大小震慄皆宗于吳晉侯不
見者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元年書齊侯
衛侯伐晉見霸統之絕已受諸侯之伐故黃池之會
吳子主焉不言公會吳子晉侯者不與夷狄主中國
也不與夷狄主中國者存中國也故以晉侯及吳子
爲文稱吳之爵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之及所以抑
夷狄之橫春秋謹嚴其義甚微故首止先及而后會

所以尊王世子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謝
氏曰鍾離祖向之會皆殊會吳者以中國主會也以
中國主會故殊會夷狄而外之黃池之會以晉及吳
者以夷狄主會也以夷狄主會故先晉後吳而抑之
此主會則外之彼主會則抑之聖人尊中國賤夷狄
其心見于此矣胡氏曰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
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已爲長蓋大伯
之後以族屬言之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
如此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
宣帝待單于位在諸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

臣于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靖之策失矣況于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爲此至于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愚謂春秋之初隱桓之世周室雖衰天下猶知有王也北杏之會齊桓倡伯天下之事諸侯專之不復知有王矣至于會溫晉侯遂以諸侯召天王矣春秋之中晉霸弈世以攘夷狄爲事天下猶知有中國也宋之會楚人如晉分主夏

盟楚人爭先不知有中國矣至于黃池吳子主之晉魯皆聽命矣然則天下之壞齊晉吳楚壞之也三代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未聞有霸主之權也中國四夷各安其分未聞有夷狄之橫也自齊晉旣霸而王者之澤竭吳楚強盛而中國之勢微孔子爲是而作春秋專以尊王而賤霸內夏而外夷然齊晉猶假尊周之名以行攘夷之事聖人以其雖有無王之罪終有攘夷之功故始也抑之中也進之終也與之矣然非聖人之得已也與之者所以救一時之亂抑之者所以杜萬世之亂也至于吳楚旣有僭王之罪又

有猾夏之惡聖人所以終絕之而莫之與也此黃池之會所以序晉吳上而書及以終春秋之盟會也歟革霸從王正春秋之所以望于後世攘夷安夏又春秋之所以望于後王也知此則知春秋所作雖始于獲麟實終于黃池之會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

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至是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

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三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于幕，下冬，吳及越平。高氏曰：吳方爲黃池之會，爭權上國，而於越又乘其無備而入之，自是吳不復振，而越亦僭號稱王，遂入于中國，而天下胥淪爲夷狄，不復知有周室矣。原周之衰，自幽厲失道，三綱紊亂，而禮樂征伐，猶自出于天子，諸侯尚不敢肆也。及平王東遷，王室不競，諸侯國自爲政。

周道凌遲，夷于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而楚遂潛竊王號，無所忌憚。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猶在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而起，莫不秉大義以攘夷狄，而尊王室。其盟會征伐，必以王命爲首，諸侯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世雖無王，而法猶立。故春秋推王法以繩之，以天下猶知有周也。及定哀以來，齊晉旣衰，政出于大夫，吳楚橫行于中國，以勢相吞滅，自於越入吳之後，吳楚又衰，夷狄愈盛，禮義無所復施，政刑無所復加，諸侯習于凶亂，不可告語，靡然入于戰國，不復知有周而皆稱王矣。胡氏曰：夫以力勝人者，人亦

春秋列傳卷之四十五
三百七十六
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鑒而楚滅之楚又不鑒而秦滅之秦又不鑒而漢滅之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家氏曰此春秋霸國侵伐之終事也晉之盛威令行

于天下不待加兵而人知服從今其衰也趙鞅魏曼多更迭用兵侵伐小國數修怨于衛衛卒不服豈其力之不足耶鞅多志不在于求諸侯霸中國志于怙權自私而已矣春秋書黃池之會繼以楚伐陳於越入無閔夏盟之無主夷狄迭興周室日微桓文之功遂熄天下日趨于亂是故于鞅多之用師深注意焉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氏曰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日也何以書記異也

家氏曰平日衆星皆沒字乃見孛彗也邪惡之氣鍾而爲彗彗者掃故置新之象前此入于北斗字于大辰見以夜也今書字于東方天欲旦太陽將升而孛見焉太陽升于東字見于東妖星于太陽駭常之變也春秋降而戰國世道至此大變王而霸霸而夷七國並興皆以號僭舉天下胥于夷矣哀哉

盜殺陳夏區夫

高氏曰凡書盜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于盜與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氏曰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愚謂因獲麟而作春秋故春秋止于獲麟麟爲聖人出也世有聖人而麟出理之常也麟出而見獲聖人不得位

之象理之變也聖人因麟出而見獲知其道之終不行也于是取其欲爲治于當世者垂之萬世此春秋所由作也雖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之嘆夫子固已知其道之不行未欲憇然忘于斯世故爲之兆也至于麟出而見獲則知其道之決不可行也于是無復有望于斯世矣此聖人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所以爲聖之時也嗚呼聖人之出處關世運之盛衰天不欲用聖人于一時者乃所以用于萬世也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五

十一世伯祖子美公學者稱師山也 當元之末著春秋闕疑四十五卷稿藏於家未經授 四方學者雖知其書以無板本購鈔不易始余 本中

闕者十三卷未爲全書旣而族孫經學以其父之所藏全本來歸蓋嘉靖中宗人獻文所手錄者得之喜不自勝思廣其傳因急付之削氏念是書之成已三百餘年展轉收藏皆在族人之所幸未至於零落則先公精神所寄必嘿庇其間而宗人後先鈔傳護惜之功俱有不可沒者刻成爰識其歲月大端如此若夫先公致命大節則具於元史生平行履之詳則見

於同郡汪環谷先生所爲狀中可無贅云

康熙辛卯秋九月歛鄭肇新堇識



